

记者探营

第81集团军某旅与空军某旅携手开展空地联合引导员人才培养——

陆军单兵顺畅呼叫空军战机

■曾庆旺 王若龙 本报记者 宋子洵

“‘金雕01’，现将航空简令报送你……”深冬塞北，野外训练场，第81集团军某旅侦察排排长陈聪隐藏在灌木丛中，通过电台呼叫空中火力支援。

不一会，两架战机低空掠过山脊，精准投弹，火光照亮天际。

“陆军单兵顺畅呼叫空军战机，这是我们紧盯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短板狠下功夫取得的实效。”走下训练场，陈聪向记者介绍旅队开展跨军种联训取得的成果。

“与空军部队并肩作战不是新鲜事。”陈聪一边整理战术简报一边说道，“但以前很多时候，是‘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’，协作‘契合度’与实战要求相距甚远。如今，我们实现了互通有无、配合默契，取得‘1+1>2’的效果。”

该旅旅参谋长介绍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，陆军部队呼唤空中火力支援，很多时候要等空军引导员到位、靠引导员指挥。2024年深秋的一场跨军种对抗训练，让该旅官兵至今记忆犹新。

当时，红方侦察组深入“敌”后，发现一处隐蔽的装甲集结点，立刻请求空中火力打击。可陆军上报的目标坐标格式与空军不兼容，两边官兵只能反复核对确认。等空军引导员赶到现场，蓝方装甲部队早已转移阵地，红方还因暴露位置遭到反扑，导致3名战士“负伤”。

“战场态势瞬息万变，稍有耽搁便可能贻误战机。单纯依靠空军引导员，信息传递链条长、响应效率低，难以满足实战需求。”旅参谋长坦言，陆军官兵对空域管控规则、战机技战术性能、火力打击精度知之不深；空军飞行员对地面部队的战术节奏、实时战场感知、前沿火力需求也是“雾里看花”。



该旅侦察引导组观察远方目标，为呼叫空中火力支援收集信息。

曾程摄

旅与常年配属协同的空军某旅打破建制界限，携手开展空地联合引导员人才培养。在相关集训中，该旅官兵走进空军飞行塔台、指挥所，学习空域管理规则、联合通信协议、战机打击性能参数；空军战友则深入该旅侦察班排，了解地面态势研判流程、目标识别标准、战场动态更新机制……集训结束时，双方明确6项训练标准，完成7个训练课目的组训与考核，制订《战术引导员训练手册》，用统一的术语、标准化的流程、可复用的模板，把“陆军语言”和“空军语言”翻译成彼此听得懂的“联合代码”，摸索出一套联合训练机制。

本着谋联合、共成长的原则，集训结束没多久，双方就组织了一场空地联合对抗训练，针对引导打击过程中发现的难题，共同改进演训方案、研究协同良策、探索“最优”思路。陆军引导员从“被动接收指令”转向“主动研判协同”，空军飞行员从“单向接收信息”转向“双向感知战场”……这次训练，让两支部队在实战环境中，逐步熟悉对方的作战节奏、战术逻辑、战场习惯。

此后，他们又在多个复杂课目中反复锤炼，从夜间引导到电磁干扰环境下的协同，从多目标分批打击到临机突发目标的快速响应……每一次训练，都是对默契配合的考验；每一次成功，都是向“联合制胜”的迈进。经过近一年的磨合，他们已建立常态化联合合作机制，并依托大项演训任务，围绕重难点课目展开攻关。

前不久，双方组织联合对抗训练，该旅空地联合引导员迅速完成建立联络、指挥交接、态势更新、攻击规划等操作，引导多波次空中火力，对“敌”弹药库、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进行定点摧毁。

联合作战演训场上，“隔墙对话”的尴尬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同屏研判、同频指挥、同向发力”的协同图景。“如今，在我们的作战指挥链条上，空地联合引导员已成为融合战场信息、实施火力打击的重要节点。”该旅领导介绍，他们将更多军种单位建立联系，携手培养联合战术引导员。

集训期间，我们和空军飞行员一起坐在电子沙盘前，从最基础的通信频率、识别代码、坐标格式学起。他们教我们如何用空地协同简令传递信息，我们则把地面侦察流程、目标优先级判断、战场动态更新规则等，一个个掰开揉碎讲给他们听。

一位空军飞行中队中队长曾对我说：“地面部队是‘眼睛’，我们是‘拳头’。‘眼睛’看不清，‘拳头’再硬也没用。”我意识到，身为空地联合引导员，不仅要找准目标、引导火力，更要成为一座打通军种的“桥梁”。

如今，我已能熟练使用空地联合通信系统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目标识别、坐标传递、任务规划与简令发送。像我这样的官兵，以后会越来越多。那道曾经横亘在军种之间的“隐形壁垒”，正被一点一点打破。何其有幸，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个过程，站在了联合的前沿。

(卢大力整理)

亲历者说

站在联合的前沿

■第81集团军某旅侦察排排长 陈聪

作为空地联合引导员，我第一次在实兵对抗训练中呼叫空中火力支援，是去年6月。

当时，硝烟笼罩着靶区，我站在远处，感觉心跳比耳边的风声还响。直到耳机里传来指令，仿佛整个世界都突然安静下来——“准备引导，目标坐标已锁定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手指在战术平板上快速滑动，调出电子地图，将“敌”前沿指挥所的坐标输入系统；“敌”炮兵阵地，确认为高价值目标，请求打击。“收到，目标已确认，攻击编

队正在转向，预计90秒后进入攻击航线。”

2架战机呼啸而至，爆炸声未落，我已通过态势感知系统更新目标状态——“已摧毁”。

看着目标建筑化为废墟，我忽然想起空地联合引导员集训刚开始的场景——在空军某旅的飞行塔台，我和参训战友被一群飞行员围着问：“你们地面部队，到底想让我们打哪儿？”

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知如何回答：一个在地上跑，一个在天上飞，怎么协同？怎么联合？我们又靠什么引导空中火力？

果不其然，第一次实操课，双方沟通就遇到了“障碍”。我打开地面态势图与飞行员对接，对方却一脸茫然：“这个红点是什么？是炮位还是装甲群？”我也是一愣——原来，我们习以为常的战术符号，在对方眼中却很陌生。当我们说到“敌方指挥所隐藏在林地边缘”时，飞行员更是直皱眉头：“林地边缘？哪片林地？面积多大？我们飞得高，看不清地表细节。”

任务清单不能只有“我”

■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政治工作处干事 鲁润南

工作亲历

3个月前，我来到机关，成为一名干事。那时的我认为，作为一名机关干部，最重要的就是把“案头功夫”练过硬，所以我的笔记本中，有一份写给自己的任务清单：学习10种不同类型的会议办理流程、掌握10类政工文书写作格式规范……那段时间，我一条条完成清单上的内容，内心充满掌握“看家本领”的踏实感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团党委组织蹲点调研活动，改变了我的想法。

当时，我前往某营三连蹲点，与大家熟悉之后，便有战士找我咨询：“鲁干事，我家里遇到点纠纷，您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？”听说驻地有针对军人的优惠贷款，您知道怎么办理吗？……这些问题，有的我能答个大差不差，但更多时候，只能红着脸回复：“等我回去查查。”

看着战士起初满怀期待随后转为遗憾的目光，我越来越“心虚”——那份任务清单里，似乎只有“我要学什么”，而没有想过“基层要什么”。

这两年，团里不断深化机关作风建

设，聚焦基层解难帮困，提升为兵服务质效，要求机关干部“先下连队、再进机关，先列兵情清单、再拟工作计划”。而我在任职之初却搞错了重点，两耳不闻“基层事”，一心扑在“办公桌”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的任务清单有了变化——“联系法律顾问，协调解决13个涉法问题，同时加强自身法规政策学习”“办理银行贷款手续有些复杂，需要制作一览表，让战士一看就会”……新定下的目标少了“我”多了“我们”，更加聚焦基层急难愁盼。

“这段时间，鲁干事变化非常大。希望机关的同志们开展工作时多站在基层的角度想问题。”上个月，团里组织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，三连指导员在发言中对我的工作表示了肯定。会后，政治工作处谭主任更是语重心长地叮嘱：“基层要的不是一个‘很机关’的干事，而是一个‘很基层’的服务者。”他俩的话，让我深受触动。

最近，又有一批新任机关干部要到连队蹲点调研，他们将拥有自己的任务清单，而我的任务清单也有了新的内容。我知道，它永远没有最终版本，而是会随着战士的呼吸脉动，不断更新。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顶风冒雪执行巡逻任务，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。
右图：在预定巡逻点展开国旗。
下图：艰难前行。

陈朋宇摄



留言板·我答

编者按 前段时间，陆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新兵于冰杰，向本版编辑部倾诉了自己关于“带伤训练”的困惑。本期“留言板·我答”，以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某中队的一段经历，作为对于冰杰的回复。

身为军人，整天在训练场摸爬滚打，受伤在所难免。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精神自然值得肯定，但也应注意，训练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备打仗能力，如果带伤训练导致的结果与此相悖，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，甚至造成非战斗减员，就得不偿失了。

近年来，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不少规定，为科学组训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一名战士倘若受了伤，能不能参加训练、何时恢复训练，不是本人说了算，而是由专业人员作出评估，提出意见。希望广大战友正确看待锤炼军人血性与保证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，以科学方法练就过硬本领。同时也希望各级能严格执行这些规定，把“爱护官兵就是爱护战斗力”落到实处。

杨宝律 倪秀豪

下不下火线，标准说了算

“小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这天夜里，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某中队干部邱云飞在查铺查哨时，看见下士唐文阳有些痛苦地蜷缩在床上，连忙上前询问。但唐文阳只说是“老毛病，不打紧”，不愿去医院。

思及已是深夜，容易打扰其他人休息，邱云飞当时没有多言，但在第二天一早，便找到唐文阳了解情况。原来，前段时间，总队组织比武，唐文阳原本报了名，但因腰伤复发遗憾退出。本着支持参赛战友争得荣誉的想法，他归队后主动申请负责保障任务。由于经常来回奔波，唐文阳一直没能好好休养，腰伤越发严重。

“我帮你协调，工作先交给别人，赶紧去医院看看！”“轻伤不下火线”，现在工作刚理顺，临时换人肯定受影响。选拔时我就‘掉链子’，保障战友不能再‘拖后腿’……”唐文阳态度坚决，邱云飞劝阻无效，只能向指导员汇报。

很快，中队组织了一场讨论会。会上，邱云飞讲述了唐文阳的事情，不少人坦言自己有过相似经历：“害怕影响集体成绩，我就没说自己脚伤的事，结果考核结束后伤情加重，很久都无法参加训练”“我是班长，要起模范带头作用，所以没有及时汇报伤情，没想在正式考核时出了状况，拖累了全班”……

“强健的体魄是生成战斗力的基础，日常出现训练伤，一味‘硬扛’不可取。”指导员接过话茬，肯定了大家的拼搏精神，同时进一步廓清认识误区，“我们是一个

集体，难关一起闯、有事大家扛，不要把‘轻伤不下火线’变成一种思想负担，下不下火线，相关标准说了算。”

随后，指导员引导大家说出自己的困难，并一一记录在册。几天后，在中队党支部协调下，几名骨干接过了比武保障工作。进行治疗和休养后，唐文阳的伤情有了明显好转。以此为契机，该中队建立完善伤病报告制度，明确要求个人如实汇报、骨干精细管理、战友互相监督，及时对瞒报伤病者进行谈心疏导，帮助对方消除顾虑。

“集体观念是托举成长的翅膀，而非压在心底的负担。要让官兵遇到困难时第一反应是‘组织是靠山、集体有力量’。”该中队指导员介绍，新的伤病报告制度运行后，官兵更愿意敞开心扉，不再难为情，科学对待伤病，避免了不少安全隐患。

“小唐，快来！”不久后，比武圆满结束，该中队官兵载誉而归。合影时，唐文阳被大家簇拥到了队伍正中，笑得很灿烂。

相关链接

★《军事训练健康保护规定》对军事训练安全保护、军事训练卫生防护、军事训练伤医疗与康复、军事训练健康保护管理等作出规范，全面指导军事训练健康保护工作实践。同时明确，编有军医的组训单位卫生机构根据有关医学标准，综合评估参训人员健康损害或者恢复情况，及时向组训单位提出临时停止或者恢复训练意

见，组训单位应当采纳落实。

★《军事训练伤临时停止和恢复训练医学标准（试行）》围绕软组织损伤、骨与关节损伤、器官损伤和其他损伤等4类29种训练伤，按照轻度、中度、重度、危重4个等级，详细规范相应临时停止和恢复训练的具体意见，为规范军事训练临时停止和恢复训练提供了法规依据。

